



攝魂

——
戏剧大师曹禺

攝魂

——戏剧大师曹禺

曹树钧 俞健萌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94785



中国青年出版社

11947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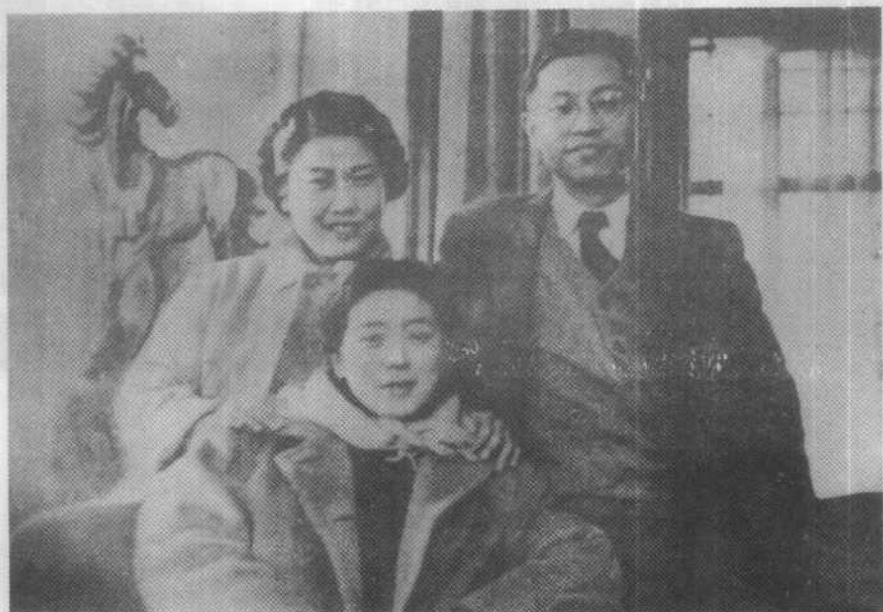
曹禺近照



曹禺母亲薛泳南



曹禺与郑秀、女儿照于江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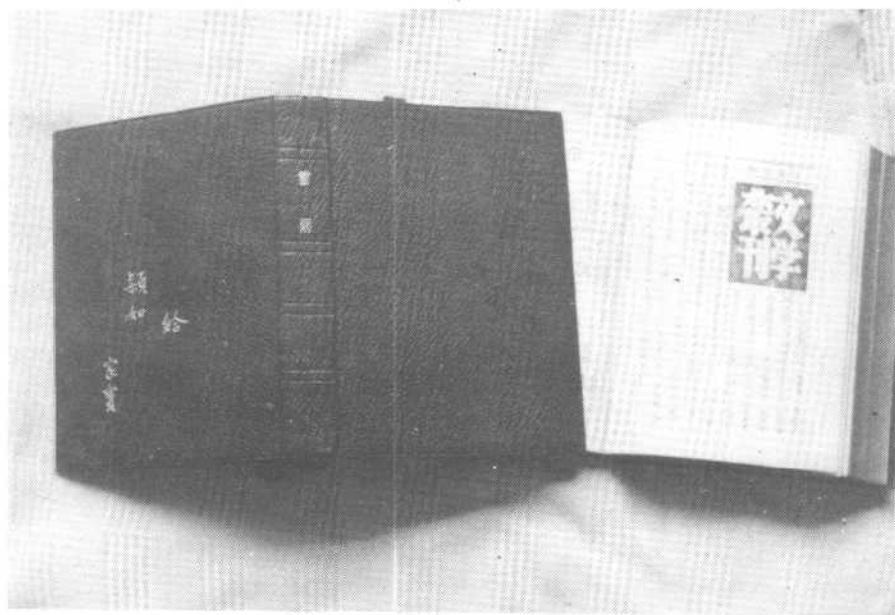
曹禺与方瑞和张瑞芳（右后）



曹禺在清华大学



曹禺在江安



《雷雨》精装本



曹禺主演《罪》



《雷雨》在日本首演



曹禺与巴金



曹禺与邓颖超、周扬



曹禺、邓颖超、李玉茹



曹禺在莎剧节闭幕式上讲话



曹禺与国际莎协主席交谈



曹禺与饰演李尔王的李默然交谈



曹禺与电视剧《曹禺》剧组合影

《戏剧大师曹禺》

“他由我们这腐烂的社会里雕塑出那么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责贬继之以抚爱，真象我们这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在题材的选择，剧情的支配，以及背景的运用上，都显示着他浩大的气魄。这一切都因为他是一位自觉的艺术者，不尚热闹，却精于调遣，能够透视舞台效果。”

——文艺奖金审查委员会对
《日出》作者的评语(1937年)

目 录

序 曲

第1章	万家之宝.....	4
第2章	戏原来是这样一个迷人的东西.....	16
第3章	段妈——第一位启蒙老师.....	31
第4章	第二课堂.....	47
第5章	今宵酒醒何处.....	58
第6章	为真理而献身的斗士.....	70
第7章	火车上遇到的朋友.....	78
第8章	甜蜜的夜晚.....	92
第9章	一声惊雷.....	104
第10章	上海之行.....	113
第11章	剧坛升起了一颗新星.....	120
第12章	惠中饭店访“中旅”.....	131
第13章	在这儿找到了知音.....	144
第14章	探地狱，盼日出.....	152
第15章	希望在那浩浩荡荡的呼声中.....	164
第16章	“排个喜剧，考考你们！”.....	174
第17章	“蜚声诱和”.....	183
第18章	争看家宝演朴园.....	193
第19章	补“心”.....	201
第20章	肝胆相照结挚友.....	215

第21章	原野上响起一声霹雳.....	224
第22章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233
第23章	“全民总动员”.....	244
第24章	沉睡中的唤醒.....	263
第25章	“柴”迷.....	272
第26章	中国,你是应该强的.....	279
第27章	一场轩然大波.....	290
第28章	裂 痕.....	301
第29章	海内存知己.....	308
第30章	风雨之夜.....	318
第31章	奔向新天地.....	327
第32章	轰动山城又一《家》.....	338
第33章	表现了一个受难者的灵魂.....	346
第34章	“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	356
第35章	在大洋彼岸.....	364
第36章	黑夜到了尽头.....	380
第37章	欢呼《明朗的天》.....	392
第38章	不能磨灭的印象.....	402
第39章	辉煌《胆剑篇》.....	413
第40章	在阴冷阴冷的岁月里.....	425
第41章	“中国的莎士比亚在看大门”.....	439
第42章	火种在人民心头燃烧.....	446
第43章	昭君今继越王篇.....	460
第44章	长相知.....	472
第45章	给世界多留下些有益的东西.....	480
后记		490

序 曲

清晨，室内绛色的窗帷低垂，光线还十分暗，借着书桌上的台灯光，刚刚能看清那高大的书架和宽阔的写字台模糊的轮廓。他从阳台上走来，背映着淡淡的轻纱般的晨曦。他在宽敞的书房里徘徊着，沉思着，目光不时投向阳台门外那宁静的、刚刚苏醒的世界。他又一次走近阳台，身靠落地钢窗，眺望木樨地那一排排拔地而起的高楼间透出的晨光……

西方，那缕缕渐逝的云层下，挂着一弯明净的残月；东方，那漫漫的晨雾中已现出一轮还朦朦胧胧，但已闪射着耀目金光的红日。

他明显地苍老了，头上的银丝在晨风里轻拂；一道道皱纹已爬上额头；脸仍然白皙，却可见褐色的老年斑。然而他金丝边眼镜内的双眼仍闪烁着智慧之光。他畅快地呼吸着清晨新净的空气，仿佛要将这整个空间最美好的勃勃气息都吸进胸膛。

又一个光辉灿烂的日出，又开始了生机盎然的一天。

活力，又在这耄耋老人的身上焕发。他深深呼吸，舒展四肢，再一次走向书房，拉开窗帷，推开窗户，让金色的阳光洒进来，然后回到了堆满文稿的书桌边，开始了新的工作。

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化飞跃发展的年代，人们渴望这位杰出的戏剧家为中华振兴谱写出新篇章。此刻他正应一家出版社的要求，为该社即将出版的荟集他创作经验的戏剧论文集写序。

该从何写起呢？锁着眉，面对一叠稿纸，他抚耳沉思……天空乌云翻滚，眼前浮现出一条路，一条曲曲折折，荆棘丛生的小路。一个瘦小却情悍的年轻人在小路上匆匆行进。他摸索着，想攀扶什么，但周围尽是野蒿的衰草、枯藤，还有那娇柔的草花，哪儿经得起攀扶！突然一声惊雷，暴雨倾盆，泥泞的小路上顿时布满了一洼洼积水。他的双腿更加沉重了。但他还在前进，一步又一步。雷雨中断不断劈出一道道闪电。他在雷雨中趑趄向前，却更加振奋。

蓦地，有一个声音从苍穹中响起：“你不是万家的宝儿小石吗？你父亲不是指盼你学医吗？你怎么走到这荒野小径上来了？”

“不！我喜欢原野上的雷雨，只有雷雨才能涤荡尘埃与污浊，带来清新的空气，况且雷雨之后就会有日出，就会有艳阳天！”

又是一道闪电，又是一声霹雳……

他从沉思中醒来，提起笔，但很快又陷入沉思……他想起早年清华大学图书馆那个堆满外文书的阅览室；想起三十年代天津的人间地狱——富贵胡同的三等妓院；想起在南京第一次听到雄壮的《国际歌》歌声；想起自己如醉如痴地讲授莎士比亚、奥尼尔剧作的江安文庙教室；……然而，他思念最多的还是熟识的许许多多的人：他最尊敬的人——周恩来；他的知交益友——巴金、老舍、靳以；他步入剧坛的引路人——张伯苓、张彭春；还有那许许多多形成他剧作中人物的模特儿。

“人啊！我胸中仿佛升起一轮太阳，人就在耀眼的阳光中从容不迫地迈步向前！不断向上！悲剧般完美的人啊！”他在思念中默默地背诵着高尔基的著名散文《人》。

他终于迅疾地落笔了：“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过我认为是

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是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讲这句话：‘我把人说清楚了。’”

写到这里，他的思绪更加深沉有力。他思考着“路”，思索着“人”，内心的激情在奔涌。

“这一辈子，我这个人其实浑身上下就是一大堆情感。”他自语着，望着窗外那阳光明媚、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他心里想：我的感情是泻向这充满风险又无限美好的世界了。瞧那阡陌纵横的人生之路，有风云雷雨，也有丽日晴空；有荆棘丛生的险径，更有康庄万里的大道。哦！我的情感归根到底是泻向这宇宙的精华——人哟！

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有时感到自己已是暮秋老树上的一片枯叶，会被无情的寒风吹落，归于大地。但他依然想写，想更多地向人世间流泻自己的情感。善良、正直、磊落的人，使他欢喜，他想写；卑鄙、凶恶、猥琐的人，他深恶痛绝，他也要写。他唯愿自己能永不止息地写下去。

他果断地，埋头奋笔，沐浴着首都那充满活力的晨光。

第 1 章

万 家 之 宝

静静的海河，横亘在古老津城的胸膛。除了潮汛来时它显得有些暴躁，平时则缓缓流淌，象是古代美女身上飘落的纱带。这古黄河的近脉，在漫长的岁月里滋润着平津平原的沃野，吸引着千千万万勤奋朴实的炎黄子孙在这儿安身立业，形成了繁华的津门商都；也正是这一脉黄河文化的乳泉，哺育了无数中华优秀子孙。

自1860年英法联军的舰队向塘沽轰响第一颗炮弹以后，津门渐渐地被一些洋建筑和洋租界分割。到了清朝末年，繁华的天津城虽然仍是那样热闹，但沿海河两岸却形成了风格完全不同的两大区域：一边是小贩、流浪艺人的窝棚林立的华埠集市；另一边则是灯红酒绿、五光十色的洋埠租界。

1910年中秋节后的一个傍晚。

两名身着短打的兵勇提着一对大灯笼吆喝着开道。一乘红顶乌木四人官轿尾随在后。那对引路开道的大灯笼壳上分别写有“直督”、“标统”字样。轿子在一座院子门口停下。未等轿子停稳，轿中的人便自行掀开了轿帘，匆匆步出轿门。这是一个中等身材、皮肤白净、神态轩昂的中年人，上身穿着紫罗缎衫袄，外套一件镶着绣边的皂色对襟马褂。他撩起前襟跨轿时，露出下身穿着的草黄色日式马裤；脚上穿着日式高统靴。他的衣袖紧扎，走路时腰板挺直，脚步有力，一看便知是个训练有素的武官。他